

今天,2011 年 10 月 10 日,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日。
整整 100 年前,武昌起义一声枪响,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,成为中国历史阶段划时代的界标,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。
今年 8 月末 9 月初,海南日报特派采访小组赴武汉,探访辛亥遗迹,走进历史原发现场,试图在碎片的拼接中还原历史。红楼、首义门、形式多样的辛亥文物……透过一个个鲜活的辛亥符号,历史在我们眼前再次清晰。

1911 年 10 月 9 日,武昌起义机密泄露,革命党人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等 3 人执行任务时先后被捕。他们坚贞不屈,严守秘密,于翌日凌晨被杀害。10 日晚,武昌首义枪响。武昌首义中涌现的城市英雄——以彭、刘、杨为代表的辛亥先烈,已然成为武汉最骄傲的城市记忆之一。100 年前,正是张之洞主“湖北新政”时培养出的大批年轻的新军战士,面对内忧外患,纷纷投身革命,搭上“辛亥号”这趟历史列车。

编者的话

回首一百年前那场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革命风暴,不仅将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抛进了历史的尘埃,更点燃了几代仁人志士振兴中华、强国富民的世纪之梦。在中山先生追求民族独立、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伟大理想感召之下,无数有志青年投身革命,为着革命的理想,以年轻而鲜活的生命,换取“为天下人谋永福”的志向的实现。

对于历史,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。海南周刊在辛亥首义百年纪念日,推出武昌首义专题,不仅是以此铭记辛亥先烈的奋斗与牺牲精神,更是要发掘为民族复兴与民生幸福而奋斗不息的辛亥精神,并将其伟大的思想精髓注入时代精神,成为当下的启示和借鉴。

在武昌首义前后,究竟在历史的关节点有着怎样的风云际会?为何辛亥首义会在武昌取得成功?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究竟是由谁先发?如何从更宏阔的视野看待武昌首义?本期海南周刊将通过记者现场采访及专家访谈等形式,为读者打捞历史碎片,解读首义细节,揭密历史迷团。

陈其美与中部同盟会

说到同盟会和武昌方面的关系,就当时指挥序列,在首义之前,湖北负奔走之责者尹呈辅,他在《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》中明确说道:“在首义之前,就我所知,上级者,以居正(觉生)先生为中心;中级者,以孙武、张振武、蒋翊武三位先生为中心(孙管军运、张管学运、蒋管社运)。”

1907 年 3 月,章太炎、陶成章与中山先生闹矛盾,进而引发光复会的成立。而中山先生将精力移到南疆,连续发动武装起义,实施连续的对专制的剧烈撞击,仅在 1907 年夏至 1908 年 5 月,即于边疆地区发动六次起义。

1911 年元旦刚过,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武汉与孙武、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。胡瑛认为,湖北受限制太多,敌人调兵,朝夕至,难作持久抵抗。谭人凤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,湖北响应。惟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,他认为,武昌新军集中,内部发动成效显著,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;以兵力论,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。盖以武昌自张之洞督鄂以来,工业发达,且为水陆交通枢纽,一旦义旗展开,全省百姓均可为我所用。

文学社成立后,大批新军下级军官,以及士兵参加进来,军队变化呼之欲出。赵声、宋教仁、陈英士(陈其美)、谭人凤商议成立中部同盟会,以为实占地利。“长江者,襟带全国,控制中部,而武汉据长江上游,四战之地,上海为之咽喉,一旦有事,则足以震撼南北,为兵家所必争”(《陈英士行状》)。

黄花岗起义失败后,长江流域进入陈其美等人的视野,企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难。清廷早已留意陈其美的动向,于是陈氏和朋友谈革命方略,就以歌伎所在的堂子为掩护。有一次他和张奚若躺在姑娘的床上秘语,姑娘当然不在屋里。1911 年新年过后,大量的武器要运到内地,接洽事宜都在堂子。“陈英士有一个听差,穿得很好,人很强壮,管包装装运军火。其法,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,将手枪藏在弹簧中间,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,看起来天衣无缝,决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”(张奚若《回忆辛亥革命》296 页)。黄花岗起义,黄兴、赵声招他到港,可是船行迟缓,到广州已是事发的第二天。

辛亥年 3 月,黄花岗起义失利,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,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、共进会联系,将武汉革命团体发动大举推上轨道,文学社、共进会在 8 月最终决定联合。

1911 年 7 月 31 日,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大会,地点是湖州会馆,陈其美、宋教仁、范光启、吕志伊、谭人凤等共 29 人与会,其章程有谓“奉东京本部为主体,以南部分会为友帮。”陈氏被举为庶务部长,乃因他长期奔走长江流域,具雄厚人事基础。战略因应,陈氏并坐镇上海指挥,并确定,起义由湖北省城首先发动,四方各省响应。宋教仁、谭人凤致力于湖北军界运动。酝酿起义的前夕,武器弹药尤显重要,陈其美多方筹措,“居正等留沪旬月,以陈其美代办手枪尚未齐备,乃遣杨玉如先归”(《革命逸史》2 集,90 页)。

百年辛亥风云·武昌首义·历史背景

辛亥革命前夜形势之一斑

文\伍立杨



中部同盟会会员陈其美。



一九〇五年袁世凯主导的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,约七万人。

中部同盟会渗透长江流域后,文学会与共进会活动频繁,黎元洪得知部队不稳,曾大发雷霆,着手安排卧底,侦知秘密结社等情况,但是一则效果不佳,一则他本人也很矛盾,又对左右嘱咐说此事万不可声张,恐上峰闻之,自身难保。

据辛亥老人张之本先生回忆,当时两湖革命空气弥漫,各校学生多有参加革命行列者,湘省巡抚余诚格曾质问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刘人熙曰:“汝校有革命党人否?”刘答:“革命乃圣贤事业,后世辈何足当之”,其意盖谓若汤武之顺乎天应乎人,始足言革命也。

山雨欲来 新军裂变

八国联军之乱后,清廷打昏了头,不得已推行新政,预备立宪,同时废科举,军事学校也开始建立。各省办陆军小学,全国有四所陆军中学,最高为国立保定军官学堂。小学具备旧制高中毕业程度,由原县考试及格、保送,招考各省由十六岁到十八岁之优秀青年,是为陆军小学生,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,学科方面之自然科学,相当于现时初高中;而术科则为纯军事性之基本训练。

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。四所陆军中学分布在河北、陕西、湖北、江苏四省,中学两年毕业,进入部队为人伍生半年,部分优秀学员可选入保定军官学校,按步、骑、炮、工、辎五个兵种再受训两年,毕业后派往新军充任下级干部。当时清廷在全国编有三十六个镇(等于师)。

北洋新军原名定武军,正式名称叫做新建陆军,由袁世凯全权督办。新军的决策层都是他的羽翼,即他的亲戚、北洋武备学堂以及淮军旧部组成。

最初的一批心腹左右是,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,学堂监督江朝宗,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,督操营务处提调段芝贵,各营统带姜桂题、吴长纯、雷震春、吴凤岭、张怀芝、张勋,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段祺瑞,工程营统带兼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,最初的基层军官如马龙彪、何宗莲、李纯、卢永祥、王占元、陆建章……起初仅补偏裨,后来都在袁世凯的圈子里大放异彩,名噪一时。司正使段祺瑞、军学司正使冯国璋、军政司使王士珍并称“北洋三杰”,以王士珍为“龙”,段祺瑞为“虎”,冯国璋为“豹”。1905 年和 1906 年,清廷接连在直隶河间(今河北省河间县)和河南彰德举行两次大规模秋操,段祺瑞的知名度和权力迅速上升。

当时部队(新军)的大致情形是,辛亥前几年,清廷改革兵制,将兵部、练兵处、太仆寺等合为陆军部。新建陆军营制在北洋常备军营制的基础上略加变化而来,每镇计步马炮工辎二十营,与日本师团的组织相似(日军编制也是师承德意志第二帝国陆

军而来)。第一批即以北洋、京旗两支常备军改编为北洋六镇。到 1907 年陆军部拟订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,至清亡前夕,共计成立十四个镇、十六个混成协、一支禁卫军,以及几个独立标、营。军队正式划分为陆军和海军。新军设步、马、炮、工、辎重等兵种,按镇、协、标、营、队、排、棚的序列编制,从西方购置装备,并仿制火器,演练西式操典和战术。

当时北洋六镇,其中湖北驻有一镇一协(旅),番号为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。其余如江苏为第九镇及第七镇、第十二镇,各仅编成一个混成协,奉天为二十镇及第二混成协,等等。就编制而言,每镇有步队两协,马、炮队各一标,工程、辎重各一营。步队每协两标,每标三营,每营前后左右四队,每队三排,每排三棚,每棚十四人马炮标则每营三队。规定每省先设一陆军小学,每校每期学生约八十至一百人,3 年毕业。湖北陆军小学,张之洞不按规定,独行其是,径由军队中选送优秀士兵至陆军小学肄业,内分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班,一般读书人均无出路,反之陆军小学除由公家供给一切外,且按月另发银钱,故能献身入伍,亦为谋取出路之大好机会。入伍者又多清寒优秀之子弟,张之洞复从中选拔,使之入陆小肄业,亦无非为培植人才起见,日后此辈遂成新军下级干部,且多参与辛亥武昌革命,这却是张之洞始料所不及的。

辛亥前两年,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,各地都在密谋起事。武汉革命党人多头渗透,新军意识开始裂变。武昌起义前,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(张彪任统制),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(黎元洪任统领),另有巡防营、水师营等旧军。在新军中,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,至辛亥年(1911)起义前夕,近两万人的湖北新军中,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,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。是年 7 月,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、湖北、湖南等地,武汉地区兵力空虚,发动起义极为有利。

火种迅速渗透

革命党人与新军中的进步分子还频密。如驻南京的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,当时担任标统的是革命党人赵声(字伯先、镇江人),担任管带官的有冷遁、柏烈武、伍崇仁、杨韵珂、江来甫等。大量尉官中,则有一半以上的人,开始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,立志推翻满清,为创立民主共和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。部队渗透情形相当严重,以同盟会为总指导,陆军中小学学员、党人、团体均有人在部队中串联。